

6
321

淨

下里小品

全

題辭

濯足扶藜尚領濤。羈愁消遣賴詩豪。桃源畢竟無秦谷

滄海無期得楚騷。壯志撫摩三尺劍。交情解脫百年刀

維持名教憑清議。東方論功孰與高

雲水蒼茫一望收。著述兼通歐

騷壇樹幟雄牛耳。藝苑飛聲隘虎頭

江邊赤壁泛漁舟

野老望洋徒下帷。門際纔贏可憐柳

聖賢大道險耶夷

內空
學 12 4

筐中未有不平詩。優游聊欲追陶叟。隱逸何須伴介推。
 榛海耆英殊寂寞。除君文墨復依誰。節宇 龜山雲平
 男子由來貴偉奇。窮通有命亦何疑。十年交道心肝見。
 一代文章天地知。鴻雁掠雲蘆荻死。魚龍躍海斗牛垂。
 雄才可試富強策。漢々東洋興者誰。笠南 奧平昌洪
 搏虎屠龍志未舒。狂將此手委蟲魚。曾追賈誼入京洛。
 也慕薛瑄歸艸蘆。半世苦辛經國策。一腔心血濟民書。
 縱無畫像登麟閣。又向文壇樹鼓旟。 香南 香 川 阜

目次 維廉揚爾贊 富浦村建學碑 二西吉川君紙碑銘

愛耳燒糜之役

瓦羅斯就戮

普魯斯感蜘蛛

蘇人伐英

斯他林之戰

維廉揚爾射林檎

普魯斯戰于林中

莽羅斯軍中賦詩

忠臣之末路

杜拉法耳加之海戰

空林登伐馬刺太

陀克拉斯傳

椰子屋記

空林登援西葡二國

愛宕祠華表碑

莽得羅斯格拉罕贊

泰然佐藤先生墓誌銘

瓦得路之役

涅爾孫空林登贊

題自著社會政典二首

題先君遺刀三首

題櫻井驛訣別圖

蘆原坐湯二首

送林公使之英國

題山川長政畫像

題元寇圖二首 酒井伯囑

題赤穗義士祭

送香川輝君之巴西

題白虎隊殉難圖 送小笠原海軍佐官之英皇戴冠式

題自著交戰汎論
芝公園弔武田竹塘墓
菅公千年祭
題觀海講堂
東遊書懷
送小笠原陸軍佐官之台灣
鎌倉懷古
送奧平笠南之廣嶋
題自著國際私法
熱海懷古
賀清浦奎堂爲法相
函嶺坐湯
送高井醫學士之能州
觀櫻
送林董先生赴香川縣
釋奠
送齋藤千之赴濠洲
松陵懷古
招魂祭
題菜花野人文稿
登富嶽
悼三洲長先生
和高橋上院議員酌却贈
奉悼小松宮殿下
寄笠南在南海
帝國議會
日英同盟
賀橫田獨庵爲大審院長
題業亭一鷗居
贈眞海道人
歸鄉展墓
放歌自遣
除夜
故園元旦

三嶋中洲曰
洞穴伏舟人



維廉惕爾畫

下里小品
日本播磨 下里世民著
男 芝夫
男 公民 同輯

西人相傳。惕爾已建國。居于路塞尼湖上洞穴。每有外寇至。輒撥甲出戰。使其民保持立之勢云。嗚呼。呼嘯天之氣。咀嚼地之毛。優游以生。死於一也。者。均是不也。而獨有出於類。拔於萃。赫然施遺烈于千載者。如維廉之發跡於米利堅。瓦拉斯之宣威於蘇格蘭。額斯太坡之張雄於瑞典是也。若夫惕爾則先數子。建丕基於瑞西。威名之隆。映輝乎前。

中洲日報
論實錄
泰西文法
有非進齋曰
宛然大史公
口吻

秋月必山曰
一結多少
慨一篇精神
此所注蓋在予

後何其盛也。蓋瑞西在歐羅巴中央。間於澳大利。佛蘭西二大國。南控伊太利。北疆日耳曼。其大小強弱不特日星之相懸。而惕爾亦不過眇乎一匹夫也。猶憤澳太利苛虐。奮臂一呼。州民雲集。遂能收大捷於一戰。曾不及流血之慘。而能拯白万之生靈。得復其勞。非豪傑之士而如此乎哉。余友劉穆齋往在伊太利。以書告予云。屢遊瑞西。觀其山川形勝。清淑之氣磅礴于四隅。未嘗不想見惕爾盛時。嘗泛舟遊于路塞尼湖上。舟人舉棹指惕爾所匿洞穴者。因誦往事。嘖嘖不已。亦可以見遺澤深淫於百世也。予嘗觀輿地圖。天下万国與瑞西大小相若者固多矣。

大抵受制於強國。有能自振拔者鮮也。豈天未欲使揚威烈于一世邪。抑罔有磊落奇偉如惕爾其人者邪。

三島中洲曰。結局因友人實見實話。一歎一疑。歸之不了。餘韻嫻々。可謂龍門傳神矣。

有非進齋曰。史公之傳。英雄豪傑也。蓋其胸中先有英雄豪傑其人。故寫其氣貌精神。無一而不似之。予於此文亦云。

秋月必山曰。惕爾以一田夫立如是大功。所謂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作者以椽大之筆。寫出英雄心事功烈。何如苦心。

武田耕文曰
起首從泰西
經濟論來

村民相慶
段計前後
健忘

富浦村修道建學碑

自治之本在于智與富。致富莫急於交通。致智莫善於教育。若富浦村民。其知為自治之本者乎。富浦村在千葉縣安房郡西岸。南接舟形町。北連岩井村。懸崖絕壁。橫乎其間。中通一線。牛走馬僕相背顛踣。村民蹙眉曰。道路之不修。運輸之不便。非致富之道也。乃捐貲興工。準地之高低以豐殺之。順路之曲直以開鑿之。拓隧道者七。架圮橋伏暗渠者八。其長三千三百間。經費三萬五千圓。縣助其三分之一。癸工明治二十九年四月。至今茲三月而成。於是險為夷隘為寬。而車轆馬駢

步者走者杖者負擔者提携者絡繹來去。歌呼不已。村民相慶曰。既開致富之道矣。豈可無致智之方乎。翌四月。又復釀金。新築學校。覆地者百五十步。經費四千五百圓。有講堂。有習字所。有運動場。寢有室。息有齋。待賓有堂。庖福井竈。莫不具備。既考而來學者。常五百人。村民來請余記其事。余喜其待自治之道也。不辭而為之銘。曰。庠序此立。家無廢兒。杠梁以就。邑有餘貲。利兮不盡。鏡浦瀾瀾。功耶可勒。鋸山巖巖。

奧平笠前曰。以致智及富事為綱。叙修道建學。文有典型。

二酉吉田君紙碑銘

嗚呼此亡友二酉吉田君紙碑也。君少有大志。西遊九州。從林外廣瀨先生修詞律。後來于東京。學劍於伊庭氏。居無幾。從榎本泉州。犇于蝦夷。據五稜廓。親麾兵團。與官軍戰桔梗原。君據鞍賦詩。有叱咤敗兵。鞭羸馬。飛丸如雨。桔梗原之句。可以想見當時之戰焉。既而歷仕陸軍大藏工部三省。皆不得志于有司。退入報知每日二新聞社。痛論時事。時登演壇。吐露懷抱。然其論多與世背。鬱勃之氣。無地可洩。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遊于瓊浦。泮于北海。其所見。山奔海立。雲行風鳴。

一寓之于詩。故其詩皆有英雄末路。托足無門之概。一日登柳橋酒樓。賦云。休把浮沈上話頭。半簾暮色不堪愁。青衿落魄紅裙老。碎雨零風舊酒樓。后奉職遞信省。悲慨愈甚。終抱憤而卒。實明治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也。距其生嘉永二年九月三日。享年四十有一。葬於青山之塋。自古文人窮者固衆矣。然牢騷困苦。未有若君者也。頃者僚友皆謀醜金。將爲君刻紙碑。蓋紙碑余之所創也。僚友來徵余文。余與君爲同門。義不可辭。君諱爲美。通稱次郎。號二酉。父元善。生君子備後國上下村。君死前一月。手摹其詩。託余評之。余未及還之而逝。豈自知其不

此碑銘
紙碑之
始末

龜山節字曰
娶處女一句
伏下殺其妻
之亦

復起欲使余傳餘芬者非邪。銘曰
魂當去兮無妻子。魂當留兮母在此。身乘白雲雖難奈。家遺黃髮亦堪
憂。嗚呼魂兮不可以去。亦不可以留。

中村敬字曰。二酉嘗寓于同人社。余私以為後生可畏者。不幸短命
死今也得斯紙碑。二酉之名。千秋不磨。

愛耳燒廩之役

瓦羅斯娶處女馬里恩普拉彪。與居于拉奈哥。嘗還自外。遇英吉利兵
曰我王禁蘇格蘭民。勿得佩利劍披美服。汝奚敢爾。瓦羅斯與之爭。不

勝。拔劍斬之。走入家。他兵追至。瓦羅斯遁自後門。復匿林中。英吉利
吏在拉奈哥者曰辨設耳里。命焚瓦羅斯家。斬其妻。且懸重賞。購瓦拉
斯。瓦羅斯聞之怒。又勒兵進入拉奈哥。殺辨設耳里。悉逐英利兵。數
日來屬者益衆。於是進置牙營于要衝以守都城。無幾。英吉利吏在愛
耳者。籍為民議事為辭。召蘇格蘭紳董。會于愛耳。至期。豫就廩中。開
二場。設機于屋梁。會者入廩則首既懸于梁上矣。瓦羅斯伯父勒日奈
耳克羅福。為愛耳設亞法官。亦遇機而死。瓦羅斯益怒。欲為復讎。頃
之。英吉利兵夜張醺于廩中。酒闌皆醉而臥。瓦羅斯乃令女子詣廩中

有井進齋曰
則字用得妙
法
廣韻音部曰
既字用得妙

維新日報
紀文法
非史公法
佳

敬字
斯字
雖字
活字
死字
千生
載生
續載

簡字
至字
有字
謂字
款字
切字
人

青字
亡字
場字
仁字
不字
今字
耳字
言字
之字
與字
不字
言字

合字
筆字
法字
更字

曲折者為嚮導。以繩從外縛戶。瓦拉斯從火之。火作。兵大駭。瓦拉斯命啓一戶。兵自中出。從斬之殲焉。當時相傳稱曰愛耳燒廩之役。

瓦羅斯就戮

英王義德華命致瓦拉斯于龍動府。囚于空斯民斯太寺院。群臣奏入以爲瓦拉斯殺我兵多。其罪大。請處之死。令吏鞠瓦拉斯。瓦拉斯曰。吾非叛賊。吾以蘇格蘭之人。多屠殺英吉利兵。然吾意尙憾不得殲之。夫英吉利王割裂我境土。殘害我人民。吾豈可無以報之。若王而無施虐於我。令我民保其權利。我王襲其爵位。吾豈遽至于此哉。吾蘇格蘭之

民。義不當受英吉利羈縛。吾之所以挺身從事戰伐者。欲令我民得吾自由耳。何罪有之。天下固多不肯受英吉利節度者。王安得悉誅之。然王欲加戮。吾固不避鈇鉞也。噫。吾雖死。我魂魄猶不肯受英吉利羈縛。而我蘇格蘭之民。得奮庸於他日者。豈復有衰竭哉。義德華遂命殺瓦拉斯於斯密斯比耳刑場。梟首于龍動橋上。觀者無知與不知。與老少皆爲流涕。瓦拉斯已死。後十餘歲而普魯斯興。

普魯斯感蜘蛛

普魯斯與長弟義德華及衆二百人航海。入拉斯林。拉斯林者愛爾蘭極

敬字自三平
字以心語心
妙甚

第字自三平
亦在法言
以能動萬
之心

北之一孤嶋也。既而英吉利兵攻拔喜耳特拉買城。殺奈日耳。虜夫人及公主。檻送于英蘭。英吉利王怒普長侯夫人依沙伯拉。為普魯斯行冠禮。與普魯斯二妹馬里。克里斯知奈。并女馬若里。皆拘於陪耳惟克城。真之鉄押。報至。普魯斯哀不自勝。以為吾欲與英吉利爭衡。終不利乎。蘇格蘭之王位。終不可得保乎。吾鼓義旅。欲以復我民之勢。而頓至此。得無非獲罪于天乎。及夜寢不能寐。夙興懸榻于壁上。適見蜘蛛結網。從梁上循桷高升。因縋系而下。左右懸之。須臾衡者且成。縱者從絕。更懸縱者。衡者亦絕。如此者六矣。普魯斯以為吾與英吉利六

戰皆敗。猶蜘蛛之結網也。若蜘蛛而得成網。吾亦一試我事于蘇格蘭焉。否吾則解兵往巴列斯太院。不復還也。少焉。蜘蛛又循桷而升。竟得成網。喜曰。是天示我以吉兆也。普魯斯自是禁其人勿得殺蜘蛛云。

蘇人伐英

英吉利人保于林里斯哥。普魯斯攻之。久而不降。有蘇格蘭人敏諾克者。常為城兵輸糧。謂普魯斯。豫設伏城外。實壯士八人于苞中。詰旦牽車踵門。城兵為開門。下吊橋。敏諾克已入城。為號一聲。士皆破苞而出。拔劍斬門者。車上人亦解輓。橫車于門。城兵不得關門。伏起。進

世文曰善戰
難殺之事

簡字曰得寫
如見

又曰并撤字
本于左氏

入城。城遂陷。我軍又攻以新堡。城據岨為固。入守者亦善戰。蘭耳普曰。是咽喉之地。不可使敵兵久據守。以農夫富蘭久為鄉導。將壯士三十人。夜攀岨。路極峻險。廣裁可使貓狗往來。匍匐而進。至於半腹。城兵扞振者。微聞呼噓聲曰。怪怪。從投石。眾默然。草岩避石。遂得達城壁下。壁高十二尺。蘭耳普笑曰。是腐卵而已。一指壓之。乃破矣。懸鉄梯於壁。富蘭久先登。蘭耳普與克黎。督眾繼之。呼曰賊。賊。城兵方酣睡。未及起鬪。城亦陷。陀克拉斯亦攻羅克波。盾拔之。眾已至城下。急縋而上。城兵拒擾不能禦。蘇格蘭疆上無復英吉利兵。

簡字曰三將
所長銀符別

青都曰叙
譯書得別

青都曰宛然
次氏之口吻

斯他林之戰

普魯斯益繕甲峙糧。以三萬人出軍于斯他林。義德華與蘭耳普及陀克拉斯。亦皆將一軍。蘭耳普剛健善斷。陀克拉斯勇敢臨難未嘗撓屈。而義德華膽勇。略無畏懼。皆良將也。已而謀者告曰。敵兵十萬。騎者居半。普魯斯乃命鑿壘。實木材其上。覆以草艾。路上每一步布鐵鐵為菱形。每角設小錐。名葛爾普斯者於地。以沮馳驅。左山巖。前臨蕃諾河。又使與僮斯養并婦女老弱。別布陣于邱上。以為羽翼。後人所謂僕邱是也。普魯斯令曰。令我眾得自由者。在此一舉矣。汝等勉旃。吾進從進。

退則斬我。若敗汝等有以討我。是月二十三日。英吉利軍覆海而至。普魯斯使蘭耳普觀師。英吉利將羅伯克里華將八百騎居前。普魯斯謂蘭耳普曰。汝獨不見汝繫冠薔薇花墮地乎。蘭耳普佯爲不聞者。馳進與克里華戰敗之。至哺交綏。普魯斯戴金冠。馬上擁鉞巡軍。英吉利將羅理坡胖素識普魯斯。欲獲之以爲功。馳而至。普魯斯避之路傍。坡胖揮鉞。普魯斯創頭。馳入軍。流血被面。衆大驚。普魯斯神色自若曰。吾恐毀我鉞。是以傷耳。且日天且明。我兵跪而禱焉。英吉利王望見曰。敵兵跪地。豈欲朕德之乎。胤蘭安夫拉微里對曰。敵兵跪地者。禱捷于上。

帝耳。非欲我德之也。我軍陳步兵于前。英吉利將克羅設斯德侯。督騎來衝。我軍大呼策馬。逆戰敗之。既而普魯斯又欲誘之陷險。麾衆佯走。英吉利兵乘勢而進。皆陷于塹。馬亦遇葛爾斯武。跳躑不能進。其騎者皆墮馬。相與滾轉于地。我兵從射之。矢集如蝟。英吉利軍遂大敗。普魯斯曰。進。復我勢在今日。張我武亦在今日。我兵聞之。鼓譟齊進。聲震天地。皆曰。英吉利人何逃走之巧也。吾欲與戰。何不一反戰。我老弱在僕邸者。揮杖大呼。英吉利兵見之以爲援我者大至。皆釋甲而走。王義華德欲聚殘兵留戰。普蘭克扣馬諫之。爲王執轡而去。奈的亞耳

敬字曰殺戰
處如大如錦
精彩爛慢

節字曰巧字
妙其善寫語
罵狀

齊村曰義
華命與項
馬之末路
相似是果
何

然知尼亦從。送至于遠曰。自是而南。我邦也。君請亟馳。臣恐陀克拉
斯追我。得反與之戰。乃反。大呼自名。遂力戰而死。陀克羅斯追王。王
逃入但菽爾。馬爾知侯為供舟。王僅得踰海而免。我兵追北。且九十里。
殺英吉利兵三萬。獲黃金普爾斯二百雙。凡騎者施金距于靴側以制馬
名曰普爾斯。蘇格蘭已罷捷。始得與強隣並立屹成一邦。

普魯斯戰于林中

普魯斯與弟及從奴皆疲。復入林中。乍聞狗吠聲。蓋路恩侯使獵犬來
跡也。普魯斯欲涉水而逃。水廣百弓。有大樹覆于河上。普魯斯乃攀樹

簡字曰筆力
節勁

循枝轉移。遂得達前岸。匿于樹下。犬乃不復至。普魯斯飢疲。與其徒
伏于路傍一洞。宰羊而食。食畢皆鼾然就睡。日暮有三人伏于傍。曰。
是必普魯斯。放于教外者矣。吾殺之以博重賞。不亦善乎。皆拔劍而進。
將刺入普魯斯腹。普魯斯驚覺。起與鬪。顧呼弟起。則與奴皆已死矣。
普魯斯怒。力鬪殲之。普魯斯哀弟死。欲收散亡復戰。夜宿于民家。有
老媪。知普魯斯非常人。問曰。君為誰。曰。吾四方漫游之客也。媪曰。
妾亦漫游之客。為物色人而來。普魯斯曰。媪將何人之求。曰。我于普
魯斯。為英吉利所逐。遠跡遁逃。聞常挈葵吹角行獵山。妾願跡之。

簡字曰夾
二子一段
前後關鍵
處

武田耕文曰
與鶴越之遺
道頗相似不
知普魯斯亦
名二子否

奉以爲蘇格蘭王。恨未得相見也。普魯斯曰。媼欲見乃王。吾即是耳。媼驚曰。我王奚獨行爲。曰。夜來有盜。殺吾弟及從奴矣。是以不免單身。躑躅于道塗。媼曰。妾二子志氣強壯。膂力絕人。妾令之從王。必能與土同生死。携二子入見。爲具食未及下箸。有馬嘶于門外。視之路。恩侯。謀騎也。普魯斯起上馬。媼謂二子曰。汝我爲王拒戰。必以汝血濺敵軍。有進勿退。

維廉惕爾射林檎

惕爾遂就逮。郤士勒曰。汝罪與反逆無異。適亞爾伯勒亦在曰。然。豎

青樹何自
爲此快哉

世間何事
壯哉絕一

子亦不幸至此。然要自招咎。亟絞之可也。惕爾曰。吾非犯法方命。乃以不一致禮帽下。遽得致之死乎。郤士勒曰。奴輩何知。竿頭所懸公侯之帽也。吾故令民庶禮之。猶禮公侯。汝能致敬於帽下。吾慈仁且爲汝減死一等。如何。惕爾益傲曰。吾瑞逸蘭之民。理當得自由特立者。且吾不肯禮日耳曼帝。而況於帽乎。郤士勒愕然退。謂其人曰。彼爲誰。皆曰。烏黎之人惕爾也。曰。吾聞惕爾欲爲其民復往時之勢。常以身任之。果是邪。至晚惕爾將就戮。郤士勒曰。吾聞汝善於射。若立汝于百步之外。置林檎頭上。汝能一發中之。吾賜汝宥。惕爾默然以爲吾射失手

人謂夫之... 爲也

必由... 我

...

殺我兒。辭不肯射。墮吾命。既復思曰。若不肯射。必誅。射不能中。林檎亦誅。誅一而已。吾若失手。殺我兒。更挾一矢。以射卻士勒。取其衷。不亦善乎。與瓦爾德皆登場。四面列環衛。觀者如堵。卻士勒亦至。欣然有喜色。猶戰捷而獲敵將者狀。越惕爾令射。惕爾張弓挾矢。瓦爾德乃張兩臂。置林檎頭上。背菩提樹而立。蓋當時日耳曼人鞠囚人于菩提樹下也。惕爾已關。稍又抽矢。既又關矣。頃之未敢發也。又取一矢。懷之。瓦爾德呼曰。大人幸勿失正鵠。兒願得使澳地利人知我烏黎有人。惕爾曰。今毫釐間。正抵二命矣。汝得無屹立如巖石然乎。對曰。兒已以

三

身爲質的。寧得少有移動。卻士勒見惕爾久不發也。勵聲曰。反賊勿得依違不肯發。惕爾乃又關。引滿而發。矢聲如雷。正中林檎。裂爲兩片。墜目瓦爾德頭上。觀者皆踊躍。譁諫之聲。震於天地。

莽得羅斯軍中賦詩

英王查列斯聞非理波不之敗也。哀慟爲書。賜莽得羅斯曰。朕數奇無能。自容。唯汝忠勇。盡力王家。朕知汝至誠。上帝必輔汝。得以復國勢。慎勿因一敗變其志。莽得羅斯已敗。復入保于山國。王又使人謂莽得羅斯曰。且解兵與汝航海。請援佛郎西如何。莽得羅斯以爲然。至則格維

三

羽降曰天下
後世有公論
不救如是則
無憾也

難德相與謀。幽王于宮中。亞耳日禮為之長。守備極嚴。莽得維斯不得入見。以為獨踰海得援強隣而歸。奪乘輿亦非難也。毀服為奴。與從者數人航海。是歲千六百四十六年也。九月三日。至諾威。適英吉利民會與謀。釀金。致之格維難德。請致王於死。莽得羅斯方食。聞之。投箸偃地。左右扶之起。四肢凍皴。呼噓不通。久而始蘇。比至普羅耳。聞查列斯定死。整衣西向。誓曰。臣請得亟還國。奉皇太子繼位。又賦詩述懷。諱曰。王心悲兮。臣亦悲。道悠遠兮。奈恨何。折天柱兮。絕地維。慨獨泣兮。水之涓。

忠臣之末路

獄吏立莽得羅斯于庭。讓曰。汝罪三。謀叛一也。濫殺民人二也。焚燒家屋三也。莽得羅斯徐舉手對曰。吾為王家竭力。欲令我民得安逸。特以衆寡不敵。終至于此。要使天下後世之人。斷曲直耳。吏曰。汝罪當死。今且築崇臺三十尺于街上。就絞汝。又必裂汝四肢。傳之巴里斯若斯他林。若亞倍耳清。若哥拉斯額。令遍得觀之。言畢。復遣莽得羅斯入檻。衆爭折辱之。莽得羅斯曰。吾事已矣。獨希一刀。刎我耳。起取金剛碎片。書于玻璃窓上曰。汝等裂我股。以濶狹界尺鑿之。疏其脈絡。投

何不此思
何不此思
何不此思
何不此思
何不此思
何不此思
何不此思
何不此思

于河。又濺紅水我首。薰之火以懸於竿頭。可也。一日莽得羅斯夙與梳髮。約幹斯屯至見之。罵曰。汝今且喪首矣。何裝飾之為。莽得羅斯笑曰。汝視我首猶在乎。曰。在。曰。首在。是我有也。若入汝手則為汝有矣。亦唯在汝等所欲為耳。至午。將就戮。披紅裳挂金帶。顏色揚々如春華。稽首謝上帝曰。臣為我王殉難。庶得以贖餘罪。又願與已為仇敵者曰。吾薦我魂魄于上帝。獻我忠義之節于皇太子。致我良心于朋友故舊。而留我名與軀幹。屬之若曹耳。遂登臺。為劊手所絞死。年三十八而我慶安三年也。聞者皆哀之。至素為仇如亞耳日禮亦為流涕云。

杜拉法耳加之海戰

千八百五年。奈破崙令水軍大將福里奴及格拉非那。與西班牙合兵以誘英軍。佯為南航趨西印度者。涅爾孫將大艦數十追之比至洋中。福里奴等遽還舟。涅爾孫知被賣。令飛舸還報。以戰艦十五。邀佛郎西二十八隻于西班牙海口。蓋涅爾孫自千八百三年六月十六日上舟。至今茲六月廿日。在海上者二年。而在陸特二日而已。七月與佛郎西軍遇于海上。戰酣佛郎西人退入加的斯港。涅爾孫聯大艦二十九圍之。佛郎西人漸增船。至四十餘隻。勢益張。十月二十一日。佛郎西人出港。

實村口一難

中洲曰一
孫晚前得過
大如時當馬
龍咆有戰之
狀在此一戰
全係活動一
青村曰一難
一動以雄氣
去後以雄氣
局而後雄氣
偉動千歲不
朽
中洲曰結前
傳起後傳文
極有法

涅爾孫與戰于杜拉法耳加海角。杜拉法耳加在尸不列大海峽北邊。西
班牙西南要岬也。及戰。銃丸雨下。烟焰蔽天。涅爾孫往來于甲板上。
樹入旗督戰。佛郎西人畏無敢近。適飛丸至自遠。貫其脊髓。衆扶入艙。
涅爾孫默然無言。少頃聞英吉利軍戰捷。呼曰。我効吾職以報國。吾無
憾矣。遂絕。是歲我文化二年也。英吉利軍奪佛郎西戰艦二十四。焚燒
沈海者一。虜大將福里奴及士卒方二千人。王賞涅爾孫功。命厚葬之。
升其兄維廉涅爾孫。令班貴族。給喪祭之資十萬磅。并歲俸六千磅。且
給其妹歲俸一萬磅。涅爾孫在時。專總海軍。而空林登總陸軍。以善戰

威震于隣敵

空林登伐馬刺太

千八百三年。空林登率兵伐馬刺太時。英吉利勢益張。在東印度與之敵
者獨有馬刺太而已。空林登將兵一萬進自甸甘。申明約束。潛師兼行。
馬刺太人不虞我軍急至也。大驚。以爲降自天。遽出兵來禦。空林登督
衆疾戰。浴道城堡相繼降附。有馬刺太將與其友書曰。英吉利兵已強。
其將亦習戰。朝登我城。下瞰諸營。殲門者而後退食。我兵恐難敵之。
空林登伐阿米那俄。兵士縋城而上。戰酣。一將顛自譙門。視之未殊。蹶

中洲曰勇士
歸出紙上

中洲曰平生
有此本領故
能用奇兵如
上文

又曰制子手
善陣心所以
為名將

起○曰○將○軍○在○。臣○何○敢○死○。復○起○。繼○城○。戰○甚○力○。空○林○登○由○是○親○信○其○人○如○
骨○肉○然○。後○以○功○封○為○古○萊○侯○。空○林○登○既○卜○阿○米○那○俄○。馬○刺○太○兵○在○亞○斯○
以○者○。三○萬○騎○為○右○拒○。步○兵○及○銃○隊○為○中○堅○若○左○拒○。而○銃○卒○彌○縫○于○其○間○。
排○大○炮○百○門○於○前○。如○將○夾○擊○我○者○是○時○我○兵○裁○八○千○。大○炮○十○七○門○而○已○。
天○暝○揮○劍○麾○衆○啣○枚○疾○進○。馬○刺○太○兵○出○不○意○皆○驚○。我○衆○大○呼○進○戰○。相○繼○
發○銃○。莫○不○一○當○百○。敵○兵○大○亂○。蹂○躪○相○殺○。空○林○登○更○鳴○角○齊○進○。大○敗○之○。
斬○獲○無○數○。黎○明○戰○解○。而○我○軍○不○亡○一○卒○。空○林○登○常○謹○于○進○戰○。見○敵○強○輒○
收○兵○辟○之○。養○勇○蓄○銳○待○弊○而○後○戰○。無○已○。悉○衆○齊○進○。力○戰○陷○堅○。是○以○無○戰○

不勝印度豪帥聚徒。四出劫剽。強制隣邦略奪貢賦。自號曰天下王。及
空林登入馬刺太。密伏兵疆上。我兵伐之射殺天下王。頭碎為數片。因
載髑髏而還。道拾行李發之。中有一卵。重齒可四歲。容貌甚都。兵士擁
入營問其名曰敦日。蓋天下王子也。空林登憫之。比西歸年稍長。賜金
以充湯沐費。且令肆力於學。與味左耳嗣王相倚為援。空林登在印度
九年盡戡定四疆。秩滿歸。塗過益買。土人獻書曰。賴大將軍與良裨將
之力。吾曹始得高枕安寐矣。加耳骨太民屬英吉利者與謀。贈寶劍直
千金。甸甘人贈食器直亦萬金。空林登歸見王。王賞其功。特賜爵波斯

陀克拉斯傳

陀克拉斯名惹摸斯。蘇格蘭人也。父維廉陀克拉斯從瓦拉斯。與英吉利戰。及敗為虜。英吉利人盡奪其田宅。與之貴族。於是陀克拉斯尚幼。為散度安維僧正所鞠育。聞普魯斯殺約幹可民且舉兵。告僧正請往從普魯斯為致力。僧正曰。吾嘗欲使汝從加力侯。然侯不足與有為。汝今欲從普魯斯甚善。汝必勉之。吾亦得尋與汝相見。且汝行取馬於廐而去。慎勿告廐人以實。陀克拉斯將偷馬。廐人至。欲留使不得行。陀克拉斯蹴之仆地。遂鞭馬馳去。時年十八。抵克拉斯哥。遇普魯斯將兵而

簡字曰悲壯
欲飲不飲者

簡字曰英傑
御英傑自右
餘地所謂善
將將者

進齊曰宛然
左氏曰吻

至。陀克拉斯進跪于馬前曰。臣父與將軍同從亡將瓦拉斯。不幸為英吉利所擒殺。臣深以為恨。願得備員卒伍。為將軍力戰以雪先人之辱。普魯斯亦憶其父維廉。泫然流涕。一軍皆壯之。自是普魯斯親任陀克拉斯如兄弟然。及英吉利軍覆海而至。普魯斯使蘭耳普觀師。與英吉利將羅伯克里華遇。陀克拉斯請援蘭耳普。普魯斯曰。吾且試蘭耳普之勇。不援可也。陀克拉斯曰。雖然。臣豈得見其危急無之救哉。督兵而往。見蘭耳普勢益張。駐馬不復進。蘭耳普果大獲。人曰。陀克拉斯能趨人之急。亦能成人之功者矣。普魯斯疾病。召陀克拉斯謂曰。自吾舉

奇村曰生前
不能如其志
者欲成之于
死後何其難
志之堅哉宜
矣能遂其志
也

斯文曰蘇陀
克羅斯魏張
遂我夷將軍
鼎立為三

兵君常為我股肱。今吾得保首領而沒干地。君之力也。吾嘗意我事難成。欲往於巴列斯他院。無復與我國人相見也。吾既得正位一邦。然常從事戰陳。未能踐我言也。吾死君剖我胸。取我心。葬之巴列斯他院。君尚信。必不背我言也。陀克拉斯已葬普魯斯于但弗利斯城寺院。取其心漬之香藥。盛以銀罐。黃金細網纏之。與二三貴族。將東適巴列斯他院葬之。途出西班牙。遇伽泰爾王亞耳溫索。與哥拉奈陀王摸耳斯交兵。亞耳溫索請援。陀克拉斯素惡摸耳斯之無道也。為亞耳溫索將兵。進入哥拉奈陀。大破摸耳斯軍。及退。摸耳斯見陀克拉斯斷後。追而至。維廉克拉里援來。為摸耳斯所刺死。陀克拉斯知不免。取其繫頸銀罐。投之于摸耳斯軍中。曰。吾魂魄往所欲往。吾亦繼行耳。挺身衝陳。遂死之。其友獲屍於荒草中。正僵在銀罐上。於是并屍與銀罐。歸葬于陀克拉斯城。普士街上寺院。陀克拉斯自初冠從軍。大小七十戰。未嘗而夷。西班牙一士問曰。公何以如此。曰。吾無異術。吾常敬神。神為護我面。是以不傷耳。陀克拉斯而色與鬚皆黎黑。號曰黑色陀克拉斯。陀克拉斯之攻羅克波膚城也。乘天暝。使兵士披皂衣。膝行以進。城兵以謂家畜迷路者。略不設備。眾至城下。急繼而上。城兵拒攘不

又曰此段
氣健行文
詞最見其
妙鍊之效

能禦。皆降。由是威名震于四隣。英吉利小兒有啼者。婦人輒歌以怖之。譯曰黑陀不復來。兒兮兒兮。勿遽啼為。

有非進齋曰凡作文字者往往不免鄙冗之病其唯史公乎詳而不冗細而不鄙以其步々回顧段々結束一氣貫穿而精神活動也余於此文亦云

椰子屋記

酒井伯嚮築溫室於植物園。鍾五洲花卉于一室之中。余時作之記。以問于伯。今又新築椰子屋。結構輪奐。巍々抽于空中。銅鐵之柱。玻璃

榮花曰此篇
從社會主義
來

之窓。蠶風霖雨之不能復侵焉。其室則暖之以蒸氣。灌之以冷泉。栽培之方。莫不到。而寄生蟲猶生焉。伯熏之以香油。澀之以藥液。夙夜無違驅除矣。嗚呼植物之寄生蟲尙可除。蠢爾社會寄生蟲。其何以除之。社會有政治寄生蟲。有教育寄生蟲。有財產寄生蟲。有勞働寄生蟲。其類不可勝數也。非其人而居其位。非其人而議其政。是皆政治界之寄生蟲也。非其人而教其子。是教育界之寄生蟲也。非其法而役其國民。是勞働界之寄生蟲也。非其道而營其私利。是財產界之寄生蟲也。此蟲之蠱害社會。固有不忍坐視者也。余欲之除苦辛于鳥迹蟹行間者

又曰吾見本
領時而發

十有餘年。而毫無其効。退而自省。則余亦文學界之寄生蟲也。欲以寄生蟲除寄生蟲。如甚矛盾矣。而其所以不能自己者。是亦寄生蟲之所使然乎。我伯之用心于植物界。可謂亦勤矣。若推此心。以及于社界。掃其寄生蟲。扶其芳蘭。則其功德果幾何歟。他日有如歐洲人插椰子葉于頭。上以祝其功業乎。則其榮亦何如哉。余私有所感。乃書以問于伯云。

奧平笠南云。從金屋華堂。捉一昆蟲來。描出社會現象。定可謂有補于世教者。

空林登援西葡二國

奈破崙大舉伐俄羅斯。戰于波維日諾。敗績。死者四萬。還入于黑斯科。糧運不繼。飢餓死者亦千餘。空林登聞之。欲踰巴連尼斯山。悉驅佛郎西人出西班牙疆。發炮警衆。衆踴躍進戰。空林登馬上舉手謂葡萄牙人曰。是行爲汝等討亂賊。父老和傳欣。扑至流涕。是時西班牙疆上道路猶梗。空林登乃潛師自進甬道。有大河。曰德路水。甚急。廣可三百尺。斷岸高千五百尺。有大樹偃于水上。空林登繫脊自盛。衆亦蟻附從之。攀樹循枝而進。遂達前岸。西班牙人喜空林登至。皆相扶出迎。由是衆益奮。每戰所殺不下二百人。而西班牙耕稼不變。市肆莫移業者。空林

奇術者能描
之術者能描
其難描處如
目擊之
又曰用兵至
此則王若
之師

耕文曰宛似
武侯再生之
狀

登常先衆。跋涉山河。大礮須百人力始轉移者。創意設機繫以一繩。雖山險。亦隨手下上。益進至厄爾普羅河。自空林登入葡萄牙。約瑟福以爲西班牙地無復足慮者。將引兵入馬德里。適候騎還報曰。空林登至方在河上。將軍能戰乎。否引兵退守而已。約瑟福驚愕。進與空林登夾水相拒。六月廿一日。空林登涉水衝其前拒于微多略。走之。又擊破中堅。後軍亦從而潰。我軍獲大炮百五十六門。輜重四百十五兩。及約瑟福所載輦車。並別將如爾地節刀。空林登奉所獲節刀于英吉利。王乃賜以陸軍大將節刀。王族里善侯亦贈書曰。千八百十三年七月三

中洲曰辭令
典雅可誦

日。伽耳勛里善再拜白陸軍大將空林登麾下。將軍久暴露異境。塞旗陷陣以拯西班牙葡萄牙二國之民。使我英吉利得善隣之義。大勳盛烈。烏拉之山不足以爲高。大西之洋不足以爲深。舉國賞之亦未足以酬將軍之功也。微多略之戰。將軍振天縱威雄。掃滌佛郎西數十萬。奪其節刀。致之我王。自古獻俘之盛。莫以加焉。我王賜以國家所傳節刀。要亦木瓜報瓊琚耳。將軍以身率先士卒。冒難矢石之間。是以舉軍皆樂爲將軍死。一心戮力果能耀威武于遠方。將軍之功與天壤長終。軍士之賞與月桂俱榮。餘惟加餐自愛。親友里善再拜白。蓋英吉利法鐫月

草庵曰縱橫
澗官奇古
皆不似翻譯
之文

桂。實之帽以賞有功者。里。普是以及之。

愛宕祠華表碑

邦人詣太廟者。士女相携。大聲放歌。唱所謂伊勢音頭。慄々擾々者。比々皆是也。若夫誠敬靜肅。舉一鄉而詣者。未之有也。其有之。明治癸巳之春。自須影村始矣。須影村。在武州北埼玉郡。距太廟數百里。非有尊信之厚。與鄉黨之和。安能至于此哉。同行既歸。交相慶。獻石華表於鄉之愛宕祠。以謝產神之呵護。併祈子孫之介福。凡詣太廟者。歸則獻品物于產神。蓋邦俗也。村人將建碑於其祠畔。以記之。來請余銘。嗚呼。彼慄々擾々者。有聞之風。則庶幾以解其惑歟。銘曰。

華表屹立。愛宕之岡。山蒼水淨。神所徜徉。癘豈為瘡。四民疆々。慄亦不冒。五穀穰々。不苗不秀。無野無秧。維梁維稻。乃烝乃嘗。神何所錫。壽之與康。以昌厥后。地久天長。

奧平笠南曰。余平生不賦詩。及讀高文。偶得一詩。書以代評。其辭云。經國文章要俊才。摸唐擬宋事窮哉。嗟君命意真高古。鏘陶韓蘇筆底來。

莽得羅斯拉罕贊

香南曰。此篇亦如前。不修敬而人自敬。世文至此始開。

羽峯曰恭得
羅斯格朗空
之事跡已詳
于傳中故此
論以簡叙數
語舉其大要

據西史所載。蘇格蘭人以格拉罕為名者衆矣。其最著者曰約幹日格拉罕。曰羅伯格拉罕。曰約幹格拉罕。其約幹日格拉罕。與維廉瓦拉斯。合謀舉兵。欲令其民得自由。不幸不得志。中道敗死。羅伯格拉罕。慍朝多秕政。亦與兵背叛。以脇蘇格蘭王。惹迷斯一世因以殞命。約幹格拉罕。身為知縣令于坦日。以苛酷為其民所忌殺。見此數子者。其跡各異。雖正邪不同。要亦一世之雄也。獨惹迷斯格拉罕。夙存心王家。而王查列斯不之識也。及蘇英二國皆叛。始令格拉罕討之。格拉罕以身殉命。鞠躬盡瘁於敗亡之餘。而終無能濟。查列斯已死。格拉罕亦斃乎兇賊之手。蓋天之所殛。雖英偉之士。無復奈之何也。若夫格朗空。自初起兵。曾不數歲。乃能張雄于國。擅行威福。忤已者從討滅之。沒其世。莫之與爭。是以西史舉中世以來起微賤。偷邦家之權者。必以格朗空為稱首焉。兇逆之跡。雖不可以為訓。可謂亦壯矣。嗚呼兇焰漲天。劉夷斬刈蘇英二國之民者。數百千人。延禍十餘歲。一旦查列斯二世繼位。首誅行弒者十人。又發格朗空墓。戮其屍。棄之于野。以報先王之怨。豈非天定勝人者乎。抑原禍之所由作。以查列斯一念之差。有咈民心也。余因述查列斯所以喪國。并及于格朗空格拉罕相繼興滅之跡。

羽峯曰恭得
羅斯格朗空
之事跡已詳
于傳中故此
論以簡叙數
語舉其大要

使後之君子有以監焉。

哭

南學獨聖曰。某氏之忠烈。裕氏之姦豪。使人慷慨填胸。讀至英主一
碑民心。即殞命於叛賊。悲憤感嘆。不能自禁。足以大警天下。後世爲
人君者矣。下里兒著此篇。蓋非偶然也。

泰然佐藤先生墓誌銘

西哲有言曰。真理未顯者。與逆耳之言相觸。然後始顯于世矣。我邦爲
西醫之方者。文化文政以來。相繼而出。當時論方或未免空疎。而世亦
未之信。是以其言未遍于天下也。及泰然佐藤先生興磨之。四方靡然

從之。今則業醫者。率飯西人之方。豈非所謂真理始顯者耶。今茲其孫
舜海與進等謀。將立碑以旌其功。介其子董徵余文。余後生雖不及見
先生。而私淑于先生。烏得不舊筆颺其美乎哉。先生諱信圭。稱泰然。
紅園其別號。佐藤氏。其先出源延尉功臣嗣信。爲莊內增川邑豪族。考
信隆來于江都。負郭而居。娶田邊氏。生二子於城南稻毛邑。先生其長
也。幼冒母家田邊氏。自謂。欲有爲于當世。莫醫若焉。苟爲醫乎非修
西醫之方無以振拔。於是。從足立長雋而學。當是時。高野長英以善西
學聞。適還自長崎。先生欲從受業。爲經紀其家甚厚。長英疎豪嗜酒。

中細口似得
廣之

不以教人嬰意。先生乃西遊長崎。主譯官末永氏。問業於和蘭人尼曼。有所不通。就大石良逸質焉。居四歲業成。復本姓。還開業于江都無幾。名聲大起。執執者日進。當是時。都下之士。納媚權貴。無所樹立。先生不屑與之交。猶與渡邊華山等往來。遂去到佐倉。到則自立療病院。名曰順天堂。佐倉城主紀文明公。厚禮聘之。延為侍醫。自先生立療病院。遠近來請治者。相繼填塞。院中無復虛室。先是。我邦西醫修外科者。分為三派。栗崎。吉雄。柄林。三氏是也。而栗崎氏稱南蠻方。吉雄柄林二氏。稱和蘭方。既而花岡氏。出稱花岡方。然因栗崎氏之方而稍變之耳。先生曰。救家之學。皆守二百年前遺法耳。我則原之西籍。欲務求真理。未嘗蹈襲我邦醫方也。先生遂以是震耀一世。受業者多為良醫。若林洞海。山口舜海。岡南洋。三宅良齋等。其選也。先生娶某氏。生二女。有故去。更娶川端氏。生五男二女。男長曰總。次曰順。季曰董。其二。天。先生嘗語門人曰。今之以醫為家者。必以其子為嗣。然人之才有高下。豈悉可以當司命之任哉。於是。令長子總出嗣山村氏。順嗣松本氏。董嗣林氏。而特養舜海為後。曰。是子必大我門矣。總事新府。為函館奉行組頭。順為侍醫。及王室中興。順為軍醫總監。董為驛遞局長。

又曰活眼洞
察于歲之後

而海爲大博士兼大典醫。更起順天堂於都下。請治者益多。比在佐倉有加盛云。初我邦未有與異邦交通。及米利堅人來請媾和。通有無。衆皆醜之。欲堅拒勿納。爭爲攘夷之說。有立異者。往々罹禍。獨先生知其非計。上書佐倉侯。言。不如弛禁交通異邦。多收奇貨以利國。又請製礮艦編行伍以爲之備。皆如西法。已而諸侯相率倣之。自先生有此舉。曾不數歲而朝議遂修好於米利堅。歐羅巴諸邦相與往來以致今日之盛。蓋先生非獨明於醫理。洞觀于天下形勢。以裨于邦治。非命世之才。烏能與于此哉。先生以天保十三年。應聘佐倉。在藩二十餘歲。已

平

中洲日一結
提進化論來

而以舜海爲嗣。因謝事。徙于橫濱。日與異邦人交。優遊自適。久之。復入都。居不忍池上。數歲罹病歿。實明治五年四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九。葬于飛鳥山下。梶原邑之塋。先生歿十餘歲。舜海又歿。舜海奉先生遺旨。舍其所生子。養外姪高和進。弟子同本大道及井上佐。爲後。進爲軍醫總監。大道襲號舜海。爲軍醫正。佐視順天堂事。嗚呼。先生之後愈化而道愈昌。豈非所謂進化益致其美者耶。銘曰。不爲良相。乃爲良醫。先々磊々。不慙斯辭。病院之祖。開國之師。論高一世。道通九夷。曰銘曰表。豈須諛詞。偉名嘖々。長傳口碑。

平一

章庵曰非人
之由地而顯
地之由人而
顯也其得路
由空林登顯
三厄里鳥山
奈破崙顯人
之幸于地爲
亦大

瓦得路之役

空林登更進軍于瓦得路十七日奈破崙悉衆而至。是夜天暴風雨。且雷且日空林登據拉白仟民家以爲左翼。倭克們城爲右翼。奈破崙布陣高處。令第三大隊備普魯西軍。奈破崙親率麾下兵。來擊倭克們。憑高望見悅曰。英吉利兵既墜我手矣。至午佛郎西軍四面圍城。相繼發彈中裝小丸者。丸炸火發。延燒近傍寺院。其碎片汰于城壁。空林登在城上督戰。有一將曰。公計將何出。空林登曰。吾無他計。公獨無彈丸之虞乎。曰。吾唯有就此死而已。未可以退也。於是人皆稱其勇號曰鐵公。

佛郎西將奈將兵二萬。分爲四隊。擊我左翼於拉白仟。我兵死者三千。終亡拉白仟。於是佛郎西兵皆來萃于倭克們。其踰山而至者呼曰。天子萬歲。空林登聚兵爲方陣。皆殊死戰。奈破崙顧謂其將策曰。英吉利陣堅矣。非爲之將者善戰安能如此。益督兵而至。或謂空林登曰。敵衆雲聚。若縱火自後劫之。可以得勝也。空林登曰。否。縱火遠近。豈將率之爲哉。適普魯西將彪率兵進自間道。奈破崙聞炮聲作于後。以爲別將破普魯西軍來會。戰者踴躍呼曰。全勝全勝。須臾見彪率至。大驚急分兵禦之。空林登亦縱騎進戰。其步兵爲陣山上且排大礮二十門自

成器日銳
盛加人如
精彩開如
來與神得
來與神得

類文日奈
類事與項
類心類英
合符事千
合符事千

備。佛郎西將奈督騎呼譟冒險而至。空林登與戰二時。奈已戰疲。救援不至多亡其兵。遂卻走下山。奈破崙又以麾下數隊至。欲誘我軍下山。我軍仍在山上。佛郎西人戰甚苦。日晡。奈破崙與奈更督兵攀山。大呼曰。天子萬歲。我軍與之遇。偏師少卻。後者亦潰。空林登麾衆又進。炮聲如雷。山壑為震。盡驅佛郎西兵下山。又令步兵排比。進擊佛郎西騎隊。戰酣。普魯西伯路折以兵三萬進自奈破崙右邊。奈破崙固砲聲以為援兵至。及見伯路折又駭。意伯路折悉獲其衆也。頗懷危懼。空林登因縱兵。進自前。普魯西軍進左右。佛郎西人皇恐無復鬪志。奈破崙

怒叱左右。且復進突陣。左右止之。奈破崙立馬大息曰。大事去矣。我軍獲大炮百五十門。虜千餘人。奈破崙已敗。列國又議放之於三厘里那島。實我文化十二年也。戰已解。空林登夜自瓦得路收入普拉斯意鬱々不樂。其人曰。公戰勝矣。復奚不豫為。空林登曰。今日之戰。吾之與敵爭者。地方不能一里而殺傷人且五萬。是吾所以不樂也。英吉利王聞捷。賜空林登金二十萬。

涅爾孫空林登贊

西人傳。涅爾孫與奈破崙同日生。空林登則入學于佛郎西。與奈破崙

同居。奈破崙常憚其英偉云。又傳空林登在軍中。恒攜耶蘇書。暇則誦之。奈破崙則講法律。其所修書名曰奈破崙法典。蓋奈破崙之初興。以拔山倒海之威風。彈壓隣敵。而百萬之虎狼亦相從咆哮跳躑於歐羅巴全洲。於是往時嘗負辰稱至尊者。皆遁逃伏竄之不暇。莫有能攘一臂與之爭勝。此其威武之盛也。雖秦皇漢武與亞歷山德。蓋皆障若于後矣。獨涅爾孫以孤軍與戰於海上。雖身斃于鋒鏑。慷慨激烈不曾降屈。空林登亦相繼爭衝於數歲之間。鼓葡萄牙西班牙二國之衆。終收全勝於瓦得路。於是乎嚮之咆哮跳躑者。蕭然幾乎煙飄雲散。而空林登與

涅爾孫之功。益顯於世矣。或曰。奈破崙徒手席卷歐羅巴一洲。比其敗也。佛郎西之民死者。且三百萬。已而奈破崙還自厄爾磯島舉兵。佛郎西民亦群起從之。未嘗聞有以往之死事為戒者。非威信入人之深。安能如此哉。下里子曰。噫。佛郎西之民挺身爭為奈破崙致力是奈破崙之所以速覆滅也。安得謂威信入人之深哉。獨逸人士德勞有言曰。佛郎西與我獨逸之民。徒騁夸誕。不能濟世用者衆矣。獨英吉利與此正相反。嗚呼。士德勞之言可謂真有見者矣。然至於其所以然。罔之或知也。蓋佛郎西先王查爾曼。初草創法律以制御其民。歷世相承。律條之煩

醫者曰：一
旬得痛快
所醫得人
喉上着刃
者

破者曰：悲
淋瀝何等
力

且至三千。因習已久。浸淫于民心。故法愈煩而民愈偷。其視弑君如刺
裼夫。殺父師如宰犬羊。是以見奈破崙追其君篡其位。民以為取國之
易如此。吾亦安知無得逞封豕長蛇之慾於異日哉。於是所在並起。以
身歸乎奈破崙者。非中心悅而服之也。要欲為奈破崙所為耳。然則民
之為奈破崙致力者。復何在奈破崙哉。奈破崙亦不知任法之禍也。益
修法典。施之其民。是以一旦勢變。土崩瓦解。莫之能救。固其宜也。然
奈破崙晚亦頗自恨悔。將往三厄里那嶋。與夫人訣曰。吾嘗為佛郎西
帝。諸將皆為我股肱。然而今之哀吾者。獨有卿而已。嗚呼。自奈破崙

香齋曰：名
不磨
辨文曰：摸
油妙不四及
眞是神之神
準

修法典。佛郎西之覆國者七。因而改法制者十。誰謂非任法之弊哉。若
夫英吉利自先王阿爾弗勒創建國。居常誦撒遜之詩。蓋亦據以為政。
是以傳數十世未嘗聞有名為英吉利刑者。又未嘗聞有名英吉利律者。
然而今則天下莫與爭強。比之佛郎西。孰得孰失。未必待識者而後知
也。嗚呼。欲以法律強制其民者。未有能免於奈破崙之禍。可不戒哉。
予聞杜拉法耳加之戰。注爾孫立于船上。飛丸貫其脊髓。且死問英吉
利之捷。呼曰。吾無憾矣。瓦得路之役。空林登兵在亞德爾山。與佛郎
西將。飲于酒樓。相與罄歡而罷。既又戰。輒呼曰。吾非與佛郎西人戰。

一。學。結。全。篇。震。動。
 一。動。結。全。篇。震。動。
 一。動。結。全。篇。震。動。
 一。動。結。全。篇。震。動。
 一。動。結。全。篇。震。動。
 一。動。結。全。篇。震。動。
 一。動。結。全。篇。震。動。
 一。動。結。全。篇。震。動。

節。字。向。在。三。在。
 節。字。向。在。三。在。
 節。字。向。在。三。在。
 節。字。向。在。三。在。
 節。字。向。在。三。在。
 節。字。向。在。三。在。
 節。字。向。在。三。在。
 節。字。向。在。三。在。

討奈破崙也。嗚呼。微涅爾孫之勇無以排大難。微空林登之智無以善
 其後。於是乎。二子之烈可謂偉矣。雖然。謂令奈破崙山義守正以保其
 民。二子復安得有為。嗚呼。是亦可以觀英佛隆替之所由分歟。
 秋永馨齋曰。濟宕奔逸。姿態橫生。有光焰。有精彩。由陽賴翁史論亦
 不得擅美于前焉。
 岡本韋庵曰。豪傑之士。仕時不為將相。則勇退高蹈著書。二者雖出處
 進退之有異。其所以傳不朽者則一矣。下里 年未壯而既有所著。豈
 先為後地者非邪。
 下里小品終

題自著社會政典二首
 雙。髻。添。霜。尚。在。廬。橫。胸。磊。砢。奈。難。除。憂。時。淚。落。笑。談。外。駭。世。文。成。慷。慨。餘
 小。杜。罪。言。為。那。用。大。蘇。論。策。竟。何。如。一。腔。心。血。無。人。識。欲。向。名。山。藏。我。書
 其二
 錦。繡。之。疋。鐵。石。腸。利。根。滅。燼。冷。於。霜。排。雲。健。筆。一。枝。直。貫。斗。雄。圖。萬。丈。長
 宰。相。雖。存。無。氣。焰。書。生。不。朽。有。文。章。蓋。棺。事。定。古。今。是。此。日。評。吾。任。彼。蒼
 題先君遺刀三首
 先。君。遺。我。一。條。霜。忠。孝。作。心。義。作。鎗。未。入。南。溟。誅。土。匪。欲。敲。北。闕。謁。天。皇

香。南。國。日。天。信。信。海。臨。一。香。
南。海。奇。日。海。外。詩。行。奇。日。香。
國。所。其。文。正。治。家。治。家。
與。其。文。正。治。家。治。家。
天。同。其。文。正。治。家。治。家。
非。日。然。五。也。然。五。也。
奇。日。然。五。也。然。五。也。
名。在。亦。氣。自。佳。七。又。八。
春。力。之。出。大。自。佳。七。又。八。
各。在。亦。氣。自。佳。七。又。八。
名。在。亦。氣。自。佳。七。又。八。

手。動。行。深。
聽。動。行。深。
一。動。行。深。
聽。動。行。深。
一。動。行。深。
聽。動。行。深。
一。動。行。深。
聽。動。行。深。

櫻。花。刻。室。欽。高。德。秋。水。傳。家。仰。正。行。父。志。君。恩。酬。不。了。蒼。龍。鳴。匣。鏘。鏘。

其二

誰。把。蒼。龍。盛。敵。囊。南。船。北。馬。幾。徬。徨。一。人。生。氣。萬。人。膽。五。尺。小。身。三。尺。霜。世。頗。止。戈。忘。雷。煥。莖。銘。信。國。憶。天。祥。客。途。縱。有。遇。盤。錯。未。肯。輕。々。試。此。鉞。

其三

宇。內。何。邊。試。此。鉞。躍。空。紫。電。夜。煌。々。五。洲。草。木。看。將。靡。入。道。豺。狼。走。且。僵。長。鏡。欲。橫。啗。韓。信。大。蛇。未。斬。泣。劉。郎。江。湖。寂。寞。張。公。少。落。在。風。塵。四。十。霜。

題櫻井驛訣別圖

金。刀。烏。帽。欲。何。之。遺。訓。諄。々。古。驛。涯。死。豹。留。皮。雖。可。喜。生。獅。投。子。亦。堪。悲。好。將。東。海。無。雙。士。去。率。南。朝。第。一。師。櫻。井。西。過。港。川。上。英。魂。長。住。嗚。呼。碑。

鹽原坐湯二首

晴。趁。煙。霞。雨。坐。湯。俊。遊。遊。暑。小。仙。鄉。半。簾。暮。色。憶。三。位。一。路。秋。風。弔。八。郎。過。眼。浮。雲。真。繪。畫。透。欄。流。水。活。文。章。樓。居。不。厭。村。醜。薄。飽。納。江。山。無。限。涼。

其二

豈。只。浴。沂。風。雅。雪。此。鄉。真。個。別。寰。區。倒。翻。銀。玉。瀑。兄。弟。斜。點。墨。痕。鴉。婦。夫。名。妓。應。留。銘。倘。老。尼。不。朽。有。浮。圖。山。靈。吏。莫。炎。涼。意。欲。以。烟。霞。醉。腐。儒。

筆南日領聯
寫南日領聯
盡腹聯忽入
涼神色俱時
自計腹原時
平內府腹時
雲尼項腹時
妓意尼腹時
六及南故三
雄南日故三
壯的為合壯
文口大言壯
語筆有神壯
可送有林公
使南日不即
香離得贈言
之管

旭嚴日將輝
手筆行蘇胸
腕老蒼勁健
何等深概
何人曰一氣
呵成不覺持
長刀欲舞
香南日兩聯
因佳起結更
妙持如前聯
行以流水對
筆勢覺靈活
香南曰此篇
一出杏坪翁
七律不得獨
步香南曰五六
何等活對彼
二人者如爲

送林公使之英國

才夫生欲報吾皇。銜命陞辭向遠洋。殺氣未銷南杜野。陰雲猶鎖北清疆。往秦相如既完璧。使露波斯豈辱王。一艦捲烟風浪駭。滿天星斗夜茫茫。

題山田長政畫像

孤身奮鬪破群酋。壓倒荒南數十州。異域山河歸版籍。故園父老見王侯。生憎六昆將星墜。不取八蠻皇國收。極目東洋方落莫。臨風想望一回頭。

題元寇圖二首酒井伯囑

龍翠魚擲迹茫茫。傳是弘安古戰場。鐵賊西沈玄海黑。金旗南靡紫山蒼。懸軍敗將范文虎。蓋世健兒平太郎。伏敵門頭忠義鬼。畫成千載姓名香。

其二

西來猛將氣吞牛。直突扶桑第一洲。忽被神風顛鐵艦。不教鮮血饜金甌。九州男子多心膽。十萬羯奴空髑髏。自有東方明主在。犬羊豈得覬邊陲。

題赤穗義士祭

丈夫所重在彝倫。城破君亡奈此身。耽洒戲花如浪士。佯狂扮賈是忠臣。田橫五百露遺恨。勾踐三千拜後塵。偶弔幕門櫻雨白。翻思雪夜復讎辰。

送香川輝君之巴西

吾兄豫命其
名者矣
又曰男子得
起首七字足
壯宿
又曰豈復守
孤邱五字雖
為輝君言之
然吾兄自道
也
紀成三華曰
一氣呵成之
裏帶悲壯淋
漓之氣可謂
東坡集中之
神品
香南曰此篇
起頭突兀而

來中斷意
慘憺結末
有力白虎
不磨之名
香南曰辭
激楚可以
十六青年
又曰白虎
年映帶極
又曰豈今
豈是豈今
之詩豈今
旭磁曰領
精警七八
見實證之
性情
又曰通
肯傑
之作

天下士為天下遊。區々豈復守孤邱。倚刀笑傲半空月。投筆趁乘萬里舟。航海彌兵富家國。移民長政藐王侯。知君前路快心事。驅馬荒南第一州。

題白虎隊殉難圖

白虎軍依舞鶴城。堂堂意氣壓千兵。烟籠磐嶺鼓聲亂。風捲豬湖旗影橫。時不利兮唯合死。國將傾矣豈思生。山耶雖碎水雖涸。何滅青衿十六名。

送小笠原海軍佐官隨小松宮赴英皇戴冠式

絕。岫。山。河。形。勢。雄。丈。夫。衝。命。向。斯。中。鷄。林。會。著。戰。爭。記。鷓。首。還。翔。貿。易。風。萬。乘。衣。冠。龍。動。府。五。洲。賓。客。水。晶。宮。扈。從。莫。厭。送。迎。累。海。外。何。邊。不。待。公。

題白著交戰汎論

虎。擲。龍。掣。日。月。昏。廓。清。誰。復。靖。乾。坤。空。山。艸。木。沾。鮮。血。殘。壁。骷。髏。帶。怒。痕。但。使。隣。邦。為。獨。立。不。愁。國。際。少。平。反。弄。兵。豎。子。彼。何。者。欲。以。筆。鋒。除。禍。源。

芝公園弔武田竹塘墓

造。兵。首。唱。欲。歸。誰。君。自。先。鞭。世。所。推。氣。吐。黑。龍。江。渡。日。名。鳴。五。稜。廓。成。時。張。生。槎。海。未。為。壯。墨。子。梯。雲。豈。獨。奇。寂。寞。三。緣。山。下。路。苔。花。空。鎖。竹。塘。碑。

菅公千年祭

身起儒生贊帝功。兩朝辛苦有無中。御衣涕滴西南月。梅子香薰東北風。

想此非今世
健人等所
詩求諸古
其唯放翁
采人曰無
感慨章句
在六觀地
寫六觀地
五推絕調
陶字曰不
高其罪無
免香兩日
可應以兩
全賴是蘇
遺者

香南日一
中注如
前草芥
上之
又口後
是為最
香南日一
香南日一
香南日一
香南日一

一。掬。丹。心。凌。蜀。相。千。年。血。食。等。關。公。當。時。奸。黨。骨。方。朽。海。內。猶。祈。天。滿。宮。

題觀海講堂

妻。鹿。之。陰。白。鷺。陽。烟。波。深。裏。認。書。堂。登。壇。弟。子。欲。觀。海。入。室。英。才。亦。望。洋。
老。將。用。兵。何。處。所。上。皇。歸。佛。定。斯。鄉。茫。々。九。士。真。儒。少。不。起。先。生。奈。墨。場。

東遊書懷

書。劍。重。為。千。里。遊。蕭。條。身。迹。又。殘。秋。眼。前。富。貴。望。全。斷。紙。上。功。名。志。未。酬。
避。試。蘇。洵。啞。永。叔。感。知。李。白。泣。荆。州。茫。々。天。地。何。邊。是。暮。雨。寒。烟。獨。倚。樓。

送小笠原陸軍佐官之台灣

土。匪。馮。陵。何。猛。然。一。呼。直。着。祖。生。鞭。好。持。男。子。凌。霄。氣。去。為。長。風。破。浪。船。
滅。賊。忠。肝。欽。國。姓。經。邦。義。膽。慕。濱。田。欲。將。奇。節。答。明。世。驅。馬。瘴。煙。瘴。雨。邊。

鎌倉懷古

彩。旗。盡。載。迹。茫。茫。莫。復。荆。榛。育。虎。狼。千。丈。銀。杏。思。世。子。半。弓。石。窟。弔。親。王。
武。臣。投。劍。知。何。處。名。士。撈。錢。應。此。場。騷。客。亦。追。常。日。蹟。一。衫。風。雨。入。鎌。倉。

送與平笠南之廣嶋

播。陽。豪。士。氣。橫。秋。更。把。江。山。箬。底。收。烟。笠。雨。蓑。過。穩。渡。白。雲。紅。葉。入。膠。洲。
文。章。自。許。英。綿。洵。奇。節。吾。推。佛。路。叟。君。往。試。尋。閩。市。裏。春。風。春。水。尚。存。不。

節字自過字
長字自過字
用亦太字
與亦太字
在亦太字
音亦太字
通亦太字
非亦太字
高亦太字
一亦太字
遺亦太字

神行使人魂
何大有山水
與此句能容
似此句能容
詩句能容
處句能容
而句能容
之句能容
謂之句能容

題自著國際私法

門巷蕭々怪鵬呼。坐知殺氣滿寰區。鴉搏頻奮圖南翼。獅吼常窺冀北駒。
誰使主權持獨立。其邦民產守孤株。秋風一夜長沙淚。灑自天淵到地隅。

熱海懷古

滿灣歎乃暮迢々。落霧汀烟遠市囂。猛將仗幸何處所。賢臣歸佛定斯嶠。
千門度世一條水。百性知時六次潮。橫眼山河多感慨。興禪寺裏弔南朝。

賀清浦奎堂爲法相

一朝登閣萬人嘍。季子黃金豈足誇。冥府先師應帶笑。宜園弟子始開花。

鎮西雌伏漢儒者。關左雄飛洋法家。愧我文章功未就。千秋椽筆憶長沙。

函嶺坐湯

朝遊塔澤慕蘆湯。詩酒追隨夢亦清。古木千年絕牙嘆。秋風八月尙鶯聲。
山鍾靈液雲相壓。壑迤海潮雷欲轟。多謝憚霞能待客。也容狷介老書生。

送高井醫學士之能州

同人饑友水之涯。歡樂極兮多歎嗟。弄筆斐斐常餓道。操刀善奈遂成家。
十年別話八幡雨。一曲驪歌七尾花。今後相逢復何日。休嗔泥醉臥汀沙。

觀櫻

香前日香兒
不好其功此
要其本也

中洲日何洋
典作詩何
等自律
正亦律
重亦律
泛亦律
之象
等前日在延
君子亦無

秋雨日千之
兄風貌如
溢于紙表可
以筆此行

父日跡史上
乘

岡田爾冷日

嬌如楠子訓兒時。濯似平公諫父姿。紅雪壓空香漠々。淡雲低地玉縈々。
古陵猶領三朝月。行在會題五字詩。獨賴花神存國粹。忠芬義色滿天涯。

送林董先生赴香川縣

象頭峰兀從天邊。蔗葉雲連煮海煙。若使此人無自治。復於何地欲分權。
濟民李八論應行。經世彌兒志始宣。往矣讚州方百里。來蘇聲既滿山川。

釋奠

蕭疎茅屋薦時羞。端坐焚香祭孔丘。泣殺鬼神周變易。筆誅亂賊魯春秋。
東方名教三千歲。西土文明四百州。借問世間當路士。遠修釋典禮裡不。

送齋藤千之赴濠洲

瑩雪多年志未酬。遠征萬里一孤舟。好持磊落不羈氣。去人蒼茫未報洲。
俗士安知天下事。書生反作國家謀。欲將奇節報當世。踏破南洋數十州。

松陵懷古

斷碑剝落看將頭。羸蹶劉興三百年。家破貞媛慙在世。城傾庸主欲延年。
袈裟影冷南湘月。戈戟光藏西海天。一片芳魂呼不起。女蘿空鎖古陵烟。

招魂祭

帝日軍人朕鎮藩。百僚僉往享其魂。微軀未足酬皇國。優詔如斯愧至尊。

前牛如古體
讀至後半知
其爲律句法
精嚴用意周
到香南日老友
世民學涉東
西讀兼古今
文學廣而詩
愛遠山而最
好作爲七律
潔抵雄渾雅
也如這首是

又曰有虎噬
天下之勢

龜洲日寄慨
殊深何等老
手

又曰忠愛之
情溢于紙上

又曰五六的
實

片金甌磐石固。八洲男子姓名存。鬼雄莫復勤王憾。陛下慇懃錫弔言。

題菜花野人文稿

片言隻句不忘君。巧拙由來非所云。半世詩篇欺白雪。千秋氣骨笑青雲。雖然深慨似居易。其奈薄遊如司勳。心血淋漓灑無地。凝爲金戛玉振文。

登富嶽

欲駕長風叩帝關。浩然杖策破孱顏。未成天下無雙士。先上人間不二山。一萬尺抽雲外白。十三州聚眼中斑。自忘凡俗瀆仙境。飽喫烟霞信宿還。

悼三洲長先生

一代文章爲帝師。宜園遺業賴君知。飽殮英彥山頭雪。細賦金鷲橋上詩。失意星巖加贈位。無官海屋賜喪資。九泉應莫布衣憾。淑聖天皇錫弔辭。

和高橋上院議員韵却贈

盡心公事幾秋春。一笑相逢又一顰。氣節常含梅筋骨。文章便見鶴精神。牛朋李黨監前轍。鷲列鸚班恥後塵。皇室藩屏任本重。不容院上擅麒麟。

奉悼小松宮殿下

夙銜鳳詔御元戎。立馬炮烟彈雨中。北陸虎狼隨指顧。南洲艸木仰威風。一身殉國小松府。萬死酬君大塔宮。玉骨縱雖歸九地。英魂豈去日昇東。

破南曰五六
敢當

香南云詞
于風致至此
不朽

寄笠南在南海

南天杳々望中原。酌到三蕉意氣軒。風雨一宵過吉水。雲濤萬里度鳴門。
偉人節向窮途見。名士文從海外尊。處々江山應有助。無端又斷李姬魂。

帝國議會

巍樓兀在市中心。六百英豪出入忙。立法原要從國是。徵租誰欲背輿望。
滿場無處不銅臭。兩院何人此鐵腸。若許杞憂今更莫。好教海外仰東方。

日英同盟

虎視耽々觀四陲。南吞北噬邈難知。安危未定燕韓地。攻守先監齊楚師。

鵝蚌相爭雖可憫。觸蠻交戰亦堪嗤。東洋應絕風魚警。旭旆獅旗護帝基。

賀橫田獨庵為大審院長

立憲固要斷怨恩。豈圖詞訟趁年繁。牛朋李黨頻濡尾。馬謖曹奸交觸藩。
三宥加刑人惡在。片言折獄事空存。欽君適用中庸道。要雪元元無限冤。

題業亭一鷗居

卜居江畔避塵譁。世上功名付夢華。明月登梅風骨瘦。幽禽出竹雨聲斜。
宗元有子能承後。摩詰無妻可理家。市隱休言師友乏。圖書滿室粲於花。

贈真海道人

整南曰前
語一結
津韻

雙節守日二
語出之非
之所及

歸園日記實
不健者音兒
所長

邂逅先驚雙鬢斑。十年遭遇事相關。茫茫別話青雲外。脉脉交情舊雨間。
羸衲坐歌千兩幟。布衣獨奏九連環。醉來更假搗蘇筆。描出磊砢胸裏山。

歸鄉展墓

青衿會上四方車。此日歸來煇欲華。三畝田園追彭澤。千秋筆墨憶長沙。
江湖安在忘年友。桑梓更無知己家。素志未酬身已老。東風洒涕墓門花。

放歌自遣

知音冥々有誰數。閑倚書窓繙樂譜。管笠麻衣安宅關。松風村雨須磨浦。
弄兵太閤弔光秀。厭世一休謠山姥。獨和獨吟吾事足。不論坐上無賓主。

香南刊有君
子固窮之概

除夜

艸廬寂寞歲將過。濁酒寒燈奈老何。未買青山隨北海。欲遊赤壁趁東坡。
天涯鴻雁往來少。宇內友朋離合多。我縱留君君豈住。引杯且唱送窮歌。

鴻洲曰前縣
婉美後聯雅
健

故園元旦

梅氣壓窓天欲霞。綿蠻聲裏旭旗斜。讀書太閤手栽處。卜屋花山御幸涯。
明世未曾歎鴨水。豐年豈復望浪華。東皇不管愛憎事。春信又來居士家。

部字曰用和
典作詩何
等自非與故
功實非史家
不能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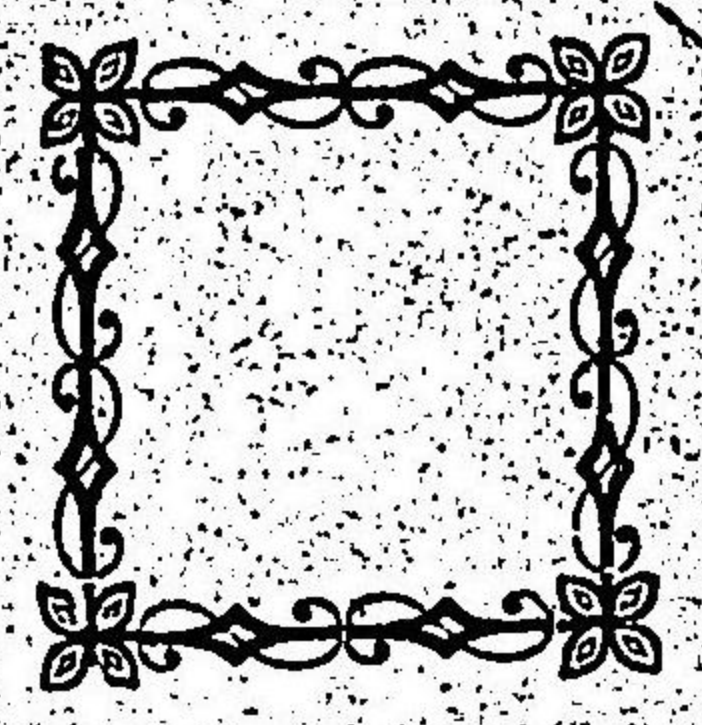
不費剪裁。消々莽々。洵有崇山出雲。大海迴瀾之概。是詩人已上

之詩非尋常詩家。徒弄巧蕪奇之比。

必山

款月新奏詩

6
321



明治四十年十一月廿七日印刷
明治四十年十二月廿八日發行

定價貳拾錢

下里小品終

人間翰墨場

節宇 龜山雲平拜具

世民博學多識。文宗廬陵。詩嗜遺山。而最好作七律。大抵蒼澁渾厚。如此集亦足以窺其一斑矣。

青邨 廣瀨鏡閣批

渾々頽々。乍讀之不見其佳。久而味之。骨幹開張。意趣洋溢。非世之徒事絳章繪句者之所企及也。

省軒 龜谷行安批

下里詞兒見似近製數十律。皆高調可喜。今不遑次其韻。別賦一絕以請榮政。學術兼修日漢洋。憶君真個丈夫腸。慨然詩就皆天籟。肯伍

著者 下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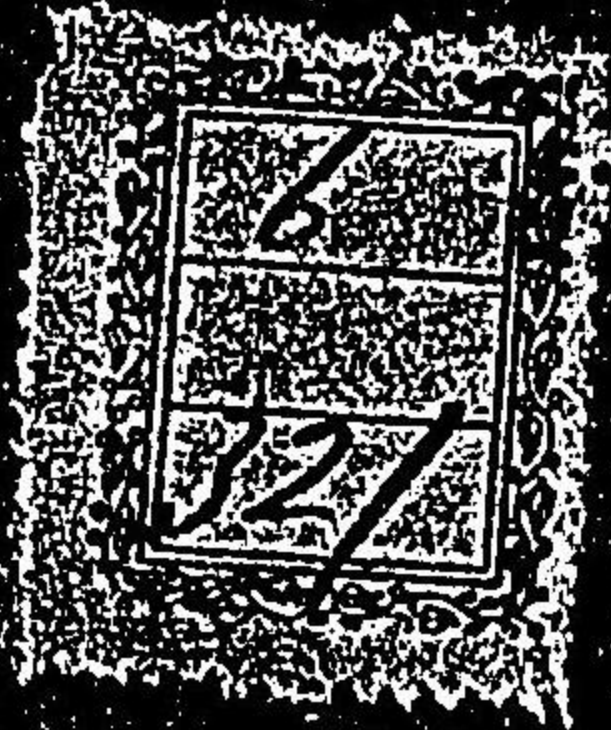
發行者 下里芝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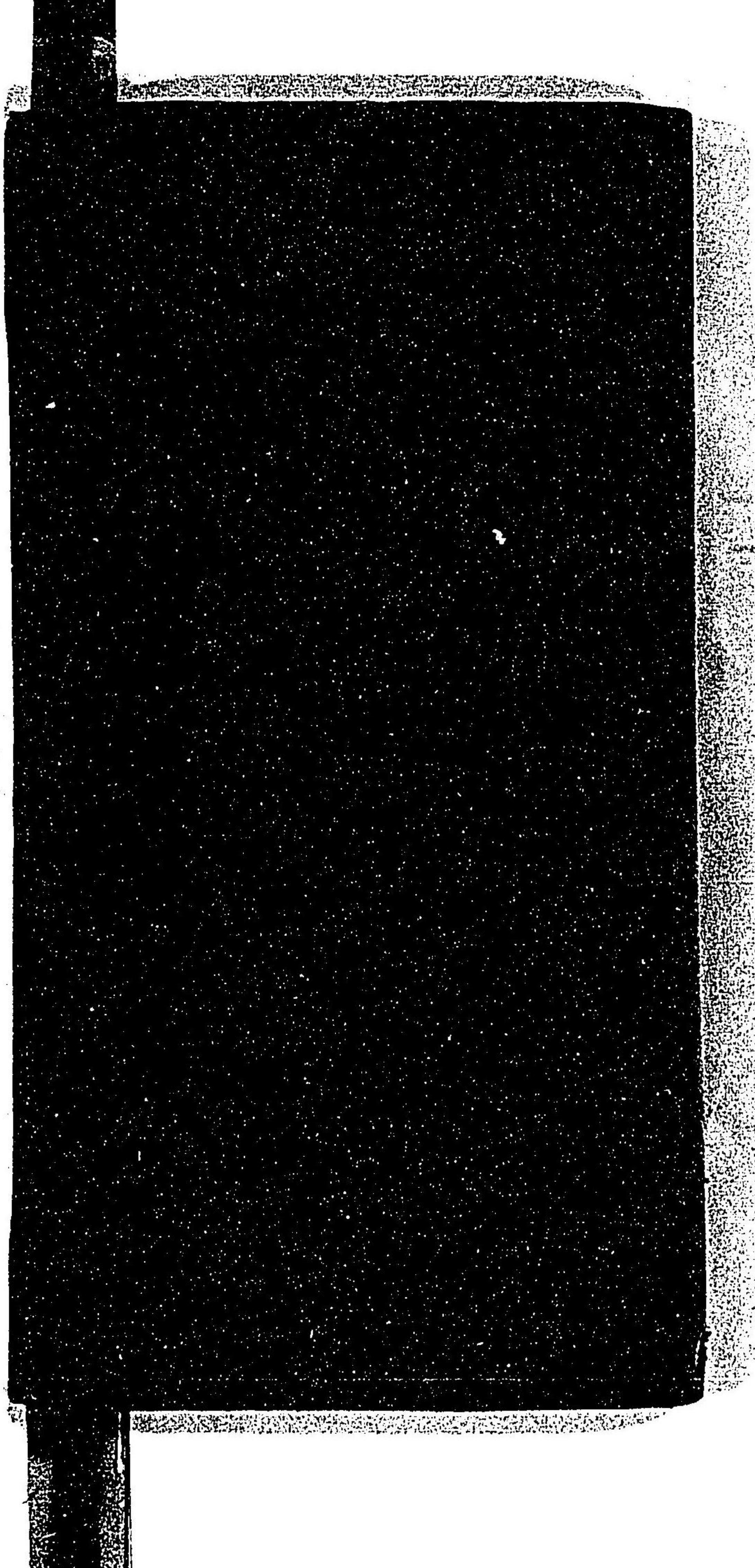
印刷者 村梅吉

印刷所 活版所

兵庫縣飾磨郡飾磨町內下英加町
四十番地
全縣全郡全町下英加町四十番地

828





099567-000-7

6-321

下里小品

下里 世民/著

M40

DBV-2147



